尚論持平

析疑待正卷四目錄

柳下惠坐懷不亂

孔子無鬚

孔顏孟三氏

亶州

墨子隱周逖山

五大夫松

鳴雖侯

客星犯牛斗

蘇子卿娶胡婦

蜀宮玉人

解曹娥碑

張巡殺民食兵

燭影斧聲

辨奸

歷代紀年

補天

石言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清河萬人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草木皆兵

蹈空而行

天十四載石進

劉寄奴

太白經天

月宮

判柳

月中人

江潮三日不至

石人一隻眼

角端

蠹食誓詞

天開

日借天光

日月之形

日食月食

疑塚

石鼓

禹穴

長城

金陵

河源

五湖四瀆

浙江

錢唐

析疑待正卷四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三墳

三墳之書古有其名久逸之矣其書出於元豐七年唐州民舍猶尚書出於漢武帝時屋壁之間逃秦熖而舒大文顯晦有時數存焉也其書稱伏羲氏爲天皇題其名曰山墳又謂之連山易稱神農氏曰人皇題其名曰氣墳又謂之歸藏易稱軒轅

氏爲地皇題其名曰形墳又謂之乾坤易卦爻與象連山皆以三字爲句歸藏乾坤三字之中間有四字之句讀之莫知所謂得晉阮咸傳注渙然以解神秘之旨良足繹也三易之外天皇有策辭人皇地皇有政典其言古而不與似非蟲鳥之文而理贍義豐無奇而法且有可箴可銘不刊至語謂其爲眞則不敢知謂其爲僞誰有能僞者此者卽漢儒之中擬而數之鮮其人也愚謂不必辯其眞僞作三墳讀可也譬之近代有僞異之才能吟佳

句而託其名曰杜詩將惡其僞并其詩而黜之耶

爾雅

世說蔡司徒謨渡江食蟛蜞吐下委頓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愚觀蟹譜其類甚多大者自海外之百足蟹小者江濱之沙裏鉤而蟛蜞亦在其中江南之人醉而食之以爲珍味未有如蔡司徒委頓者爾雅之言其可盡信也歟

國語

國語列國之語也左傳左氏之傳也明是二書而

相傳以爲皆丘明所作然國語之文質而左傳文國語之句樸而左傳趣國語之調排而左傳靈而變明是列國有其書而丘明輯之且因其書中之事與春秋相表裏者從而傳之一則述一則作也不覩其叙田賦一篇不惟詞異而事亦不同豈一人之言而兩其說乎可以知其各自爲書矣

戰國策

戰國策或以爲虞卿所作愚以爲七國之言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故所傳者皆以無名氏名之有叙

事之文有議論之文敘事之文兀然而起令人不測及其隨風舒展異境天開能使石人動聽雖出縱横之習亦言語科之極致也一部史記其神氣骨髓實胎於此議論之文汪洋浩衍遂開兩漢之風後人各承其派如分南北二宗豈虞卿一人獨能爲千古才士開山也耶

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道家之書也或以爲兵家之書也或以爲廣成子所傳之書也或以爲李筌之僞書

也要之道者見之謂之道兵者見之謂之兵信者即以爲廣成之言疑者即以爲李筌之作以其出語離奇故朱考亭疑之張南軒非之要之昔日太公熟之而爲王者之師蘇季子揣摩之而佩六國之印殆亦有道之言而爲兵家之秘或非筌所僞託而誠出于廣成未可以輕視之也愚每取其書而由繹之至火生于木禍發必克亦悠然有會其旨然咏陰符在篋老羞看之詩自笑其讀之無用矣

參同契

魏伯陽參同契一書說雖本于周易其實取龍虎上經爲之闡其藴而暢發之耳凡所謂以陰求陽以情歸性無非取象於日月而逆用其化機故爲艱深其辭欲使讀者久而自悟乃得黃老之傳而爲修煉家之宗旨朱晦菴疑爲納甲之書誤矣或曰朱子大儒胡究心及此愚謂究心及于修煉之言又不入於其中此其所以爲大儒也

鉅靈氏

循蜚紀有鉅靈氏史稱其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不著其實事華山記云太華少華勢如削成本一河水曲行於其間河神鉅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通達河流今山上指掌足踏之形尚在此言鉅靈未嘗言鉅靈氏也愚謂非驅陰陽反山川者不能劈分二華其殆循蜚首列之君也歟

貟二之臣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問之羣臣無一知者劉向曰此黃帝時窫窳國貳負之臣罪犯大逆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謂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出救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乳之即復變活帝使幼女乳之果活能言如向所說帝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問何以知之曰出山海經愚按山海經具在也貳負之臣則載之矣乳而復活則無其文豈歆見之而向獨不見之耶何向不能辨必待歆而始白耶獨異志之所載眞

異聞矣

防風氏

史載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後吳伐越隳會稽得專車之骨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防風氏之骨也夫一節之骨專車其人之長不可以數計矣此異類豈得與於諸侯之列而得而臣之得而徵之得而誅之乎且一統志謂湖州武康縣古防風氏之國武康非異域也其人六尺天下之人相似也防風何獨異乎然事紀於有夏之時骨

見於春秋之世非無徵者意者一統志之言其傳訛耶

皇天后土

席上腐談云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后厚字蓋通用也乃今后土夫人裥塑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勾龍爲后土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

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爲婦人乎

戰炎帝

史記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修德治兵與炎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是以臣伐君自黃帝始矣然炎帝未聞有癸辛之惡且三戰然後得志與前途倒戈者異矣豈應天順人之舉何未聞有議其後者耶外紀謂蚩尤攻炎帝榆罔於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擒而戮於中冀按此則戰炎帝者蚩

尤而非黃帝矣否則何軒轅勝之於前蚩尤復攻之於後耶玉堂鋼鑑兩存其說愚斷以外紀爲是從有識正之

風后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垢又夢一人執勁弩而驅萬羊帝寤曰風吹去垢天下豈有風后其人者乎勁弩羣羊天下豈有力牧其人者乎訪得后以爲相得牧以爲將遂作夢經此與高宗夢傳說何異用人以夢不可訓也姑存其說不必爲癡人

說夢也

堯舜禹非謚法

唐虞夏二帝一王既以堯舜禹爲之名矣又有放勳重華文命之稱後人疑其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不知似謚而非謚也穀梁子曰謚法制於周公觀乎夏代之君皆以名爲紀商朝之君以甲乙丙丁爲號至文武而始有謚焉可知堯舜禹之稱非謚法矣秦始皇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謚之所作以臣而議其君不可遂去之而以一世二世爲名周

公之制不足遵也益可以証古之無謚矣

四岳非一人

堯典有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舜典曰覲四岳蔡傳曰四岳乃四方諸侯是一事而作二解矣令人何所從乎孔平仲曰禮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則四岳亦猶是矣然書云日覲則覲者非一人矣又有僉曰師錫之對則對者非一人矣是則斷爲四方之諸侯而非一官而總四方之事者明矣蓋九官

九人十二牧十二人獨以四岳爲一人不亦謬乎

許由即太岳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謂之無以莊周之書乃寓言也不知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則太岳非即由乎高士傳堯名許由爲九州長非即岳之任歟伯夷傳太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則不可爲無是人矣故楊誠齋詩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

人間有許由葢笑其見之差矣

舜造漆器

韓詩外傳謂舜甑盆無膻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葢形其儉之至也而韓非子有舜造漆器之言或者即外傳之說辨其事之必無愚謂椅桐梓漆漆原備制器之用舜即造漆器用代陶瓦樸而可久亦不與作象箸玉杯珍異淫巧者比造亦何傷然舜所治者大人之事百凡制作無不命官一器之微而煩天子自作乎殆不然矣

皇英非舜祖姑

堯以二女妻舜據史記世次言之爲曾祖姑夫自女媧正婚姻以來堯必不與同姓爲婚矧尊卑殊分乎韓詩外傳云戰國處士譏舜以兼二女爲非不譏其娶祖姑也宋羅泌云常見劉貺所書呂梁碑字述其世系與史雖同而不言其出自黃帝可以破古今之疑矣

禱於桑林

堯有九年之水未嘗禱也命臣工治之而已湯有

七年之旱自爲犧牲以六事自責禱於桑林言未已雨數千里何堯不禱而湯獨禱歟湯之禱者爲民請命也堯之不禱者猶孔子所云丘之禱久矣禱與不禱帝王皆是也獨是桑林之舉不知其在七年之前乎在七年之後乎禱於七年之後則過緩矣禱于七年之前所謂應言而雨者又虛謬矣且以王者而作犧牲是成何體則身嬰白茅不足據也而六事自責可垂訓也

囚桀焦門拘紂宣室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不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所爲而悔不誅文於羑里淮南子又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以死即一書之中二其說矣然囚桀之說似猶有因拘紂之言又何出乎甚矣劉安之書不足觀也

伊尹自立

竹書紀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尹即位太甲潛出殺尹立其子伊陟噫何舛耶夫尹能放甲豈

能爲甲所殺甲能殺尹何不自立又立其子何爲耶然謂之尹自立者說誠有之矣伊尹聖之任者也嗣君處桐天下當行之事奮然行之而不忌艮有似乎自立者三年復辟方見其心幸也太甲能怨艾而復歸於亳也使其怙惡不悛將奈何耶使其不幸與丙壬相繼而亡又何以自白耶君子之過食也人見更也人仰日月照人迹似篡而非篡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武王觀兵

伊川先生謂武王無觀兵之事考亭先生謂其深見文武之心蔡沈曰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矣深詆史記之非通鑑前編謂西伯戡黎殷人大震祖伊奔告王曰有命在天勿聽夫武王不奉天子之命可伐黎矣伐黎者伐紂之漸也觀兵亦何不可哉卽曰脅君亦欲使君有畏而改後世彌拳兵諫之言未嘗非忠愛之心觀其觀兵於十三年之前伐紂於十三年之後則前此觀兵之意惟欲天王警悟而終怙惡不悛救野之師不得已也且孟津

之事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助之者衆矣還師而歸此其心不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耶何必辯其事之必無而爲聖王諱也

太公馬氏

世傳太公妻馬氏之說愚以爲必無之事也說苑謂呂望行年五十賣漿于棘津而遇天寒漿冰而不可飲行年七十屠牛于朝歌而遇天太暑肉敗而不可食命途多舛其妻馬氏求去太公勢不能留後太公封於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覆地令馬復

收馬不能收抱慚而死愚謂馬氏求去之時已老嫗矣琵琶再抱誰作別舟及至太公封齊之年將太齊矣馬氏計已龍鍾衰鬢又豈作雨落上天之想乎稗官家謂此爲朱買臣之事然漢書謂收養其故妻於後園亦未有此說也

武王娶太公女

王勉夫曰八十遇文王世皆知爲太公之事也荀子曰舉太公於州行年七十有二淮南子曰呂望七十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說雖不同大約鈞

渭而遇文王在遲暮之年矣左傳言呂伋爲王舅說者謂伋卽呂望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計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太公之女亦當耄年豈有至此時而始賦桃夭者乎愚謂邑姜太公之姓也詩有之曰必齊之姜則姜屬於齊其爲太公之女又似之矣意者太公之幼女以淑女而配聖王不必其年之相若而詩好逑乎勉夫以爲汗漫而無稽愚謂此亦不必過疑之矣

微子不奔周

微子牽羊把茅肉袒面縛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
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
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啣璧當在武庚
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論語云去
之者去紂都而遯于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
囚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于荒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
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
乎

封箕子於朝鮮

或謂周封箕子於朝鮮明是迸諸四裔之意愚讀顧寧人象封有庳之論而得其解也日知錄曰道州鼻亭乃三苗荒服之地舜既愛弟何處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諸侯之封萬國中原之地必無閒土考太公於周僅封營丘孟子言其儉於百里亦可見矣象封有庳聖人不得已也則箕子封於朝鮮亦猶是矣豈得以私意逆帝王之志乎若漢之高祖封劉仲爲代王是棄其兄於邊遠與封象封

箕者異矣

夷齊非謚

莊綽雞肋編云大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或曰一名元殆允字之誤也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及讀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又見孔叢子注孤竹中子名伯遼二人遜位立之者是周曇詠史詩注謂伯當作仲更確由此言之則夷齊又似名非謚矣

柳下惠坐懷不亂

毛會侯曰王孟津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辯以理衡之謂爲必無之事誠篤論矣即以情衡之有信其必不然者惠爲大夫世祿之家非若深山貧衲獨臥一龕者比其時豈旁無居人可以代爲援手或呼逆旅主人而告以故未忍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撤衾裯與裯寢之別榻不愈于雜處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而止明其心之無慾歟故知决非惠之事也然則傳之者何妄乎曰昔孟氏稱惠

爲聖之和又原其介和則不妨委曲拯人介則瞬然不至于汚意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如暮夜投止可以坐懷不亂傳之者以爲實有是事也此與瞽瞍殺人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波濤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跡焉否耶

孔子無鬚

孔叢子載子思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備陳聖人四十九表如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日六十四理之類而未嘗及鬚即鄉黨一

篇繪出聖人小影亦未嘗及此今泮宮聖像爲吳道元所畫鬚眉甚盛不知其何所考而然乎愚謂天下有無鬚之人無無眉之人今不啻曰先君無鬚且曰無眉無眉則官骸缺矣豈聖人之儀而有是乎於是有眉而言無眉則知其必有鬚而言無鬚矣叢子之書殆或云先君無鬚眉之異乃堯舜與人同耳之意或缺或誤語有訛也

孔顏孟三氏

日知錄載今之顏氏皆云兖國之裔考仲尼弟子

傳有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孔子於衛
主顏讎由此七人者皆無後乎春秋時以孟爲氏
者多矣今之孟氏皆祖子輿而魏書有孟表蛇丘
人自云號索里諸孟非子輿之同姓而異族者乎
至於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而齊有孔虺衛有
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四族者皆分支
於闕里乎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
欲以僞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思晦謂不早辨之
久益不明彼與我不共戴天與其共拜殿庭可乎

重刊宗譜於石愚謂今之以遙遙華胄爲榮者舍其祖而祖他人之祖失水木之本源皆先世之罪人矣

亶州

十六國春秋昔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

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也愚謂乘桴浮海此概歎之言也聖人居於海中何說而處此乎

墨子隱周逖山

墨子初仕宋年八十二隱居周逖山中自戰國至漢時尚在武帝遣使楊偉聘之不出顏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岳無定踪也人或疑墨子仙矣愚謂墨翟兼愛人也立教雖偏然此即神仙度世之心其成仙也亦宜

五大夫松

秦始皇登封泰山封松爲五大夫今不存矣乃泰山之上有朝陽洞洞傍一石勒字泰松相傳此爲嘉靖時之五松非泰松之舊也故王衡游泰山記謂五松非數千年物有目者能辨之矣且五大夫者秦官制中第九爵也五當作伍爲伍大夫者言儕伍於大夫之中非數目之五也後之人必有以松當大夫以五松當五大夫其貌出於漢唐之後而以其名襲於漢唐之前松雖欲受之而盤桓於松者肯許之乎

鳴雌侯

古未有婦人而封侯者考之於史封侯有許負一人從來相術之家以許負爲男子續絳侯傳周亞夫爲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年而侯史記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内温人一老嫗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負爲婦人明矣然不知其何所取而名負意者負即媍也古書不必用女故人誤以爲男子歟

客星犯牛斗

漢書記張騫窮河源之事見星宿海濁流萬里皆白火敦腦而來未嘗言其至天漢也惟張華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潮來乘於其上直到天河見美人方織於璇宮問是何地荅曰爾問嚴君平當自知之其人握一石子以還問於君平君平曰曩見客星犯牛斗乃在子耶所攜之石乃織女支機石也原無姓名張騫之說誤矣

蘇子卿娶胡女

客窗夜話謂蘇子卿娶胡婦卒蒙訾議私竊疑之

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勔者以校尉奉使行人在粘罕所便求妻室粘罕甚喜令於所掠人中自擇勔擇一最陋者人皆莫識不半月勔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予卿之娶於胡得無朱勔之見耶愚謂以朱勔例子卿此論固佳然武娶婦實生子通國矣葢武既爲朝廷持節以盡忠不妨爲祖宗延嗣以盡孝吾謂正不必爲屬國曲爲之解

蜀宫玉人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昭烈帝甘后沛人也先主置之白紗帳中戸外望之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取置后側帝擁后而玩玉人潔潤無别嬖寵非惟疾后亦妬玉人后亦欲毁之乃進言曰子罕不寶尺璧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得以妖玩縈懷帝乃撤之君子以后爲智愚謂昭烈𨽻裡肉生遂生悲悼安有寵甘后而愛玉人之理晉室王嘉之言近齊東之語矣

解曹娥碑

世傳曹孟德與楊德祖讀曹娥碑一事按曹孝女上虞人也在紹寧兩境之中當時鼎足三分大江以南皆爲孫吳所據阿瞞何得度越江東然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之言絕妙好辭之解豈好事之人無端撰述而爲此說者意者曹方行邁有述孝女碑于二君之前遂將碑陰所題相約默解行三十里而得之而人誤以爲過孝女祠而然者此必出於記載之訛不待辯而明者也

張廵殺民食兵

唐史載張廵許遠受困睢陽雀鼠皆盡烹及僮妾以餉士卒夫一妾一僮其肉幾何能徧三軍之士不過借此以激軍心耳至謂食民間男婦三萬餘口此必無之事矣夫兵以衛民朝廷失政賊寇猖獗民受其毒兵力不能討賊而反殺民命以供兵豈仁義之師所忍出乎且三萬餘人亦不寡矣彼以人爲糧黄巢殘賊之所爲耳以堂堂將帥日屠民若犬豕民雖孱弱能不奮不顧身揭竿而起乎或曰忠義所感人無怨心愚謂僮妾或然斷無三

萬餘人甘充刀俎之事也意者乏食既久人自相食殆或有之然旣不能戰又不能守令民互相啖噬爲民上者亦心所難安而又從而食之張許二公寧出此乎張公死而爲神其赫濯聲靈幾與關壯繆同昭昭於宇宙若殘民以逞必不能得禋祀千秋之報矣此說若存恐後之爲將帥者視民命爲菽粟不可以爲訓也不得不爲之辯食民之說後之修史者論而芟之可也

燭影斧聲

宋太祖手創天下遵母命而傳之弟此千古所無之事也而宋史有燭影斧聲之疑或謂兄終弟及昆季素號友于此際安得有意外之事然爲史臣者惟欲道揚國美豈有無故而貽人以千古之疑曰燭影尚無其迹曰斧聲竟有其聲聲與影俱摇紅之際有令人耳目俱炫者似微辭實顯辭矣此段公案豈得爲之竟抹去耶然君子不敢以大惡加人未可懸斷請推其易見者德芳德昭不良於死太宗何以對太祖於地下乎太祖之后國之母

而兄之嫂也其言曰母子俱託官家聞之可爲酸痛乃易位之日即遷之於西宮其崩也不爲成服有人心者忍如是乎且開寶九年十一月太宗卽位而不能少待遽稱太平興國元年何急遽若是乎由此觀之燭斧之疑益令人不可解矣

辯奸

宋陳子兼謂辯奸論蘇老泉宿憾之言也老泉至京以文投廬陵廬陵盛稱其美上之荊公荊公獨不善之謂有戰國縱橫習氣詆之於衆故明允惡

之作辯姦論以王衍盧杞比之愚謂老泉有知人之明見於未然此所謂先覺也其文變化莫測得力於孟子故近國策即國策先秦之文奇而法者何害於道而黜之乎此荆公見蘇氏之才出於已上故欲抑之王有嫉忌之心蘇未必爲懷怨而發也當時如彈新參擯試院亦有能先見之者老泉之言於後皆驗蓋見之所及不能已之於筆如孟子之論盆成括豈亦有憾而云然乎

歷代紀年

邵子以年月日時徵元會運世論者多疑其說愚謂不必推之荒忽之時即其可考者志之可也稽之諸史伏羲至舜一千二百三十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九年魏一年晉一百五十五年宋齊梁陳隋一百九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五十三年宋三百二十年元八十八年明至崇禎甲申二百六十五年此可以知之爲知之者也若云一人歷一萬八千歲此必無之說不可以不

知爲不知知乎

補天

煉石補天之說總不必辯而昔人亦旣辯之矣而眞臘國之鄰有西棚國蒼天之隅獨開一竅深青湛碧望之極明雖昏夜之時昭昭如也相傳以爲女媧氏補天所不及處慝謂不滿東南天固有之西棚之隅或者正當其處好事者不得假此一端以証媧皇之事爲實有也

石言

魯昭公八年晉有石言于魏榆此異之甚大者有無形而言者神降于莘神之言也伯有爲厲鬼之言也有有形而言者秉我安之牛之言也聽歌梅花犬之言也蓋鬼神有靈而可言者牛犬有口而可言者可異而不甚異也石無口矣何以能言師曠曰怨讟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者民雖有口憚上而不敢言猶之石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至于不能不言而言之猶川壅而潰矣師曠之儆平公非因築虒祈宮而發乎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淮南子謂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爲不行又謂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日日爲之退三舍虞公何人魯陽何人而有此耶

龍漦

褒姒人稱之爲龍漦帝后以爲褒之神人化爲二龍言于夏庭夏后殺之留其漦櫝而藏之傳及殷周厲王發之漦化爲黿童女遭之不夫而孕懼而棄之時有檿弧箕服之謡有夫婦鬻是器者將執

而戮之逃于道見所遺之女懷之而入于褒褒人有獄進女于王王嬖愛之後致烽火驪山之禍謂之人妖可也龍漦之說愚謂不然總有其事當其棄女之時鬻弧服之夫婦不知也轉而與之褒人進于王之褒人不知也誰爲告語而謂其來如是乎葢人惡褒姒之爲人妖而加之以此說也

沉西子於五湖

越王烏喙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故沼吳之後范蠡去之乃載西子沉之于五湖之中是蠡亦一烏

喙矣蠡乃心于越西子乃心于蠡姑蘇半世不敵溪畔一言西子不負蠡矣蠡竟沉之清流豈以破吳罪之耶使之破吳而又罪之是宜先置蠡于濁流而後可也或曰西子能破吳未必不能破越載而去之忠愛之深思也愚謂進西子于吳宮必在及笄之後又待生聚者十年敎訓者又十年則桑之落矣未必如初日芙蓉尚能感均頑艷也何必葬之于魚腹耶噫忍矣或曰范大夫高士也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其自處如此處西子亦如此沉

于五湖非溺之也謂沉淪而不出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露白葭蒼正令人渺然無際矣

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或問從來符瑞爲帝王而出也孔子不帝不王亦有麟吐玉書有耶無耶愚謂古來符瑞有眞者亦有僞者僞者如王莽則天飾以欺人者也眞者如聖王在上龍馬神龜背負圖書而出載在大易有不誣者矧以孔子道繼歷聖之傳刪述六經以治天下後世雖非王而誠素王也天何必不降以玉

書使之照臨長夜乎或問何以爲之水精愚謂水就下象孔子之在下位也天一所生能潤萬物象敎澤之無窮也不曰繼衰周而曰系衰周春秋以後之天下皆孔子以敎輔政而存之也

孔子手植檜

學釋者成佛學道者成仙謂能長存于天地之間故人慕而入于二氏也學儒者雖至于聖似乎殁則已焉抑知其存于天地間者更異于仙佛乎不觀之孔子之手植檜乎夫檜不過一木爾自周予

晉懷帝永嘉三年而枯至隋煬帝義寧元年而復生至高宗乾封二年又枯至宋仁宗康定元年而復生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至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生至明初其高偪漢至弘治時又爲火所焚傍無枝葉挺然不折生意自存也又聞每當易代本上必發一枝一木也植于聖人之手尚異如此況大聖人之神明不與乾坤同不朽乎不特此也顏子墓上亦有手植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至今尚在則賢者之精靈亦同于聖矣何必

慕仙佛哉

盧生還奏圖書

秦皇漢武俱好神仙俱求之而不得也徐福將童男女入海竟國于島嶼之中而不返矣惟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言遂築長城以備胡而孰知其亡于胡亥豈非神仙之語哉蓋仙不可見也謂之有不得也仙之言有可驗也謂之無不得也漢武求仙而不得亦嘆天下豈有神仙哉乃有東方曼倩日侍于側而不知說者謂

其身無仙骨也愚謂仙豈在骨哉二君非無神仙骨無神仙之心爾太上傳經惟在清靜秦皇漢武之心能清靜耶夫祖龍本求長生而羨門反示之以亡示之以亡者欲其醒悟無如漠然不可謂神仙愁然于求仙之人也

奇貨可居

陽翟大賈見秦太子以爲奇貨可居飾有孕之美人以進而生始皇愚謂此希幸于未必然之計也腹中之孕安保其必生乎安保其生而必男子乎

且安保其生而男子必能育乎故王弇州亦曰嬴政大期而生毋亦不啻故爲是說泄之秦皇使知爲眞父而長保富貴耶抑其客之感恩者故爲是以詈秦皇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不敢言大期之子人烏知其非嬴出也

白帝子石人

史稱漢高祖微時被酒夜行澤中有斬蛇之事此眞陳勝吳廣篝魚狐鳴之故智也蛇安得曰白帝

旣曰白帝能爲變化之物安得爲赤帝所斬是時漢高一亭長耳不自知爲赤帝也蛇母何即以赤帝名之旣預知爲赤帝何不令白帝避其劍鋒而爲所劊耶以爲白帝即祖龍之靈何祖龍考終命于沙丘而不戚馘于沛公之手耶乃史記曰神母告符漢書曰斷蛇若符不過因有是說而著其神奇未必盡以爲然而特書之也厥後光武之斬石人亦猶高祖之斬蛇也余嘗過栢鄉道中見光武祠前兩石人臥地畧似人形洵好事者爲之以實

古人之事者益可知其誣矣

鵓鴿井

漢高祖臨城之阨避入眢井之中追兵至矣疑其在井見有二鵓鴿翱翔欄畔一人曰焉有人在下而鳥安處于上者乎遂勿視乃得脫或又謂有蛛網于其上此或未然要之鵓鴿之來神護之也愚有詩曰小鳥大功同紀信困龍奇計異陳平百靈之助洵有之矣

張良從赤松子遊

或疑張良從赤松子遊託言而隱耳未必實有其事也愚謂人如子房眞神仙中人也當其椎秦大索而不可得神仙之隱形也佐漢祖獲秦鹿而殲楚猴神仙之作用也韓彭俎醢已則超然物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神仙之遁跡也露盡英雄乃以神仙却步有黃石以爲之師綺里季甪里先生諸君子爲之友皆赤松子之流從之而遊即塵俗之世可作方壺蓬閬之觀何必神仙何必非神仙哉

山呼

漢武帝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山呼萬歲者書之史冊夫石言于晉師曠以爲有物憑焉作事不時之應也後晉愍帝時石言于平陽劉曜時石言于陝皆敗亡之道中岳無口而呼其于言也大矣漢武好神仙而羣臣附會之當日之不足信者寧此一端乎

候日再中日景漸長

漢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驗之果然於

是改元隨有人上書言平所言詐也下吏誅平隋太史裴充表奏日景漸長帝大悅改元仁壽與役加課程丁匠苦之庾季才言充之謬帝怒落季才職是大異于漢文矣夫日之順行日之道也若既中而又再中是往而復反倒行天闕大變異也郎或有之其得謂之祥乎況出于偽說乎日隨天行徙而不息短長自有定晷而曰食景漸長是行道進遲日失其度亦大變矣矧亦出于偽乎漢文能悔過隋帝終飾非此二君之相去遠矣

鸞鳳萬舉

古詩有云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相見希此鳳之所以足貴也漢史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神爵集雍今春鸞鳳萬舉夫鸞鳳與麒麟同瑞麟不數見鳳豈若是之多耶則亦等於燕雀雞鶩之類矣聞粤東山中有五色雀名山鳳凰大如鴻鴈又聞鴉雀似鳳羣飛而過者其殆是歟若以爲誠鸞鳳也非時而出則亦起德衰之嘆矣

雁書

蘇武出使一十九年于冰天雪窖之中附雁足傳書得達漢帝迎之而歸是雁也忠誠所感天使之也而或以爲此常武教使者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之事也何不証之于郝經之事乎元世祖遣郝經使宋賈似道拘留之一十五載經招得一雁以蠟書繫足題詩其上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虞人獲雁于金明池元發兵伐宋似道急送公還夫

經可使雁傳書于後武不可使雁傳書于前乎持節不渝千古一轍可無疑于蘇屬國矣

上林柳

漢昭帝二年泰山之石自起上林僵柳起而自生蟲食柳葉作公孫病已立字此天欲扶戾太子之嗣而示人以兆使之輔翼之也葢太子之死冤矣皇孫亦死獨存初生數月之曾孫繫于犴狴丙吉擇謹厚女徒乳撫之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賴丙吉護免之嗟乎此漢家

一塊肉在机上耳乃天使石白起欲人藏其兆也恐人未悟又使蟲食柳葉明書病已以示人而後吉知天命之有屬爲乃心于曾孫矣當昌邑既廢之時朝議所立吉即以曾孫薦而大將軍允之亦必預聞柳葉之言無立之而不疑也否則豈無屬意何有于沉獄之繫囚哉當蟲書柳葉之時幸昭帝不知而不除之信乎王者之不死矣

赤伏符

或問赤伏符之事有乎無乎愚謂帝王之興類有

圖讖有之不足異也然在光武中興羣心擁戴諸將欲上尊號固請不許耿純曰天下士欲攀鱗附翼成所志耳不正位號恐人絶望散去不可復合矣不得已而卽位何假于赤伏符哉然赤伏符所以異而動人心也以之潤色于搶攘之時亦不可少索隱注謂彊華乃光武同舍生不言符之所得自何而來殆華爲之而適符其說人而天矣

攝蒐碑

拾遺記漢武帝李夫人死思見之董仲君曰黑河

之北出潛英之石質輕如羽刻作人形能傳人語
因覓此石雕成美人之容置紗幕中宛若生時又
用少君之術名其竈杳然而至故帝有是耶非耶
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詩此猶在縹緲之間未可信
矣唐玄宗屬念貴妃命鴻都道士求至蓬萊太真
授以鈿盒金釵且致七月七日之言爲信不有據
乎是以精誠而致竈鬼良有之矣不第此也葉法
善欲求李北海書碑李爲指蒼太守尊不可致葉
夜攝其竈爲之書㑹雞已鳴竈欲返尚有數字未

成連作數點而退今攝竈碑尚在道術豈盡無耶

滹沱冰合

滹沱冰合人事天心相合而成者也或謂滹沱之隅寒威凜慄腹堅水澤至春未解風氣然也大司馬方春渡河向竈爇火其候可知冰本自合而漢吏詭之王霸神之討也似矣然當堅冰之時而謂爲冰合何足以動衆心而稱神助乎意師行之時所渡之河皆未成冰王郎之追兵欲及方于人情震悚之時天忽冱寒以爲冰合果堅可渡此亦天

佑漢祚中興而然非漫作虛言僥倖而得之也若什翼揵之擊劉辰以河冰未合以葦約流澌冰凝草上而渡亦自矜爲神異其去光武遠矣

金人下淚

博物志云秦二十一年鑄金人十二立於咸陽魏黃初元年徙於長安金人垂泣且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後董卓毀其九以爲錢符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墜失陝北河中或云時於水上露其頭髻何十一人者無靈此獨靈歟何十一人者皆毀於火

此獨生於水歟夫金人下淚謂漢所鑄持承露盤之金銅仙人也今謂秦之金人亦然殆一事而兩傳之歟

清河萬人

魏道武開遇一神巫語之曰當有暴禍惟誅清河萬人可免開乃滅清河一郡猶恐數有未盡手自殺人夜每變易寢處人不能知其處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清河王私慮事覺露夜引王入其卧室開見二人持兵而至方大悟曰清河萬人

是汝耶遂遇害因讖而枉殺人者有之未有如此之多者後之信謠讖者可以鑒矣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魏明帝時張掖水涌石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讖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宣帝深加疑忌鴆殺其將牛金而有與夏候妃通而生元帝者牛姓小吏也後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同來江左得立爲帝適符五馬化龍之讖

或問中宗果爲牛乎果爲馬乎愚謂呂之繼嬴有意爲之也牛之繼馬不知其誠然與否也據風聞之言則未可信據圖讖之言似無可疑在元帝呼以馬者應之以馬呼以牛者未必肯應之以牛總之𢙢亦漢賊存其說以爲晉裔中絶使人一快可也

草木皆兵

符堅淝水之敗愚謂非天敗之非人敗之自敗之也兵最忌驕堅愎諸人之諫云覘擊晉如疾風之

埽秋葉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何如之驕者無謀無謀則心無所主弱者恥之强者畏之初意晉人不知其葸怯何若及登壽陽望晉師之嚴整憮然生懼懼生疑遂望八公山草木皆兵其魄先已褫矣及符融臨水而陣先據上游聽謝玄請其小却堅欲麾其半渡麾兵少退不及偏俞全軍退不可止皆恨以爲敗矣玄等乘勢追擊遂致大潰此非自敗之而誰敗之耶符堅統百萬之師投鞭可以斷流郎八公山皆列眞兵亦不足當其萬一何

足懼哉惟一懼也倉惶奔竄且遇風聲隺唳皆以爲兵此雖自敗之而實天敗之驕所致也用兵者鑒之哉

蹈空而行

南史記梁武帝異狀種種尤異者有文在手曰武帝夫文之在手不可飾也又曰兒時能蹈空而行則似神矣又曰映日無影則似鬼矣又曰項有浮光室中常有雲氣則似異類不可方物矣開國之主即亡國之君安有是哉史臣因蕭梁好佛喜言

奇幻故誇詡其事爲簒逆之人文其有天命意也

天十四載石進

梁開平時營將李思安于潞州伐木爲柵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方進貢者司天監徐鴻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吾以爲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外以十貫之則申字也且進者晉也丙申之歲當有石姓稱晉王此地者後晉祖崛起果如鴻言亦善詳矣

劉寄奴

或問漢高祖有斬蛇之事宋武帝採荻新洲有射蛇之事同乎異乎有乎無乎愚謂高祖斬蛇之事則有之鬼母之言則未也若宋武之射蛇殆有之矣史曰帝射蛇之明日復至洲中聞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曰吾王昨暮出游偶爲劉寄奴所傷故擣藥以治帝曰吾王既有神何不殺之曰寄奴王者不死莫能報復矣帝叱之倏然而散收其藥還以治金創傳之立驗今其藥載在

本草郎以劉爲名有可徵矣豈得謂之誣耶

太白經天

太白經天蹀血禁門之兆也愚以爲必待星變而識其兆晚矣唐之天下雖有高祖在上世民開創之也建成雖長不得依歷代叙次相傳之例使其有知早爲遜避當無手足相殘之禍矣高祖故命世民開府名曰天策以十八學士輔之曰天策者表其天意有在也以十八學士輔之者見其羽翼已成也明示建成使行泰伯之事而不之悟尚貪

天位致與元吉皆亡必然之勢耳太白之象早見于人何俟經天而後驗耶雖然使高祖而豫以世民當立建成當讓之故曉然諭之于父子兄弟之間弟遜之兄兄必歸之弟則慈孝友愛俱得之矣惜乎其不出此非高祖之貽謀未盡哉

月宮

唐元宗游月宮事一說開元中明皇與中天師洪都客夜至廣寒清虛之府下視若萬頃琉璃翠色冷光相射素娥奏霓裳羽衣之曲逸史以爲羅公

遠有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以爲葉法善有過潞州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恠錄以爲游廣陵非潞州說愈多而其事之無愈見矣

判柳

羯鼓錄唐元宗嘗於二月之旦見小殿柳色將稊曰對此景物豈可不爲判斷之耶呼高力士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治葉倡條皆盡放矣自笑曰雖欲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愚謂仲春之時柳原當放明皇適遇其時矜爲奇異不然何於蜀

道艱難之時三郎郎當此際何呼天不應耶

催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臘日武則天將游上苑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翌晨各花盡放矜爲異瑞余謂花發不時災也非瑞也當其自立爲大周金輪皇帝衮冕郊天臣工並見有一小童自空而下至於几席持小刀削去所書周字此豈天祚之而以花呈其瑞耶謂之爲災殆洵然也

蝸跡成天字

酉陽雜俎載唐睿宗初生于含凉殿則天方造玉佛及長開觀其側玉佛忽作言曰爾後當爲天子後爲冀王寢齋壁上蝸跡縱横皆成天字上懼遽埽去之經數日書跡如初即位後或雕美玉或鑄黄金皆作蝸形置于釋道之前以誌國瑞愚謂蝸牛成字殆或有之玉佛發言則大怪矣必無之事也

郭雀兒

郭祖微時與馮輝同里有道士善劄青令刺之郭于項右刺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曰爾曹各自愛雀啣穀雁出瓮富貴時也郭祖秉鉞雀遂啣穀已而登位馮秉旄雁自瓮中纍纍而出此必無之事也劄就之青豈能移動道士即有仙術亦不當以此徼奇若肉消皮蹙雀穀可以相近豈佳兆耶不足辯者

點檢作天子

凡帝王符命或天爲之或人爲之而若天爲之若

周世宗于文書囊中所得木簡題曰點檢作天子此斷出人爲而無疑者也葢五代之時大臣手握大權爲衆擁立者成故事矣張永德居殿前都點檢職位高勢逼本爲天子所忌忽得木簡于書囊之中未必不以爲鬼神通之者而云一點檢代一點檢不爲天子之點檢往而欲爲天子之點檢來木簡之造易成書囊之置趙普之徒可不意而爲之者豈其天耶然人爲之而卒應之張爲點檢而不信趙爲點檢而不疑謂之天也亦宜

日光磨盪

或問後五代之君位高權重卽有不得復爲人臣之勢擁戴而爲天子蓋出于一轍者也當其革命之際皆有興徵至于宋太祖而日光磨盪此獨何歟愚謂宋之得天下與梁唐晉漢周有不同矣後梁朱溫一代止于十年後唐李存勗一代止十五年後晉石敬瑭二主共九年後漢劉暠二主四年後周郭威三主十年至宋而相傳十有八帝得三百二十四年陳希夷曰天下自此太平矣日有重

光之運故磨滅之異獨見于宋室乎

古燧人氏赤脚仙人

元符宮石刻載宋眞宗未有嗣遣左璫詣茅山祈禱遇王異人言古燧人氏已降生于宮中矣章懿后亦夢羽衣之士送一仙官自空而下仁宗誕生始能步時常持木簡鑽以鐵筋眞宗問其何爲曰試取火耳帝顧后妃大喜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又傳仁宗之母李氏夢一仙長跣足而來後誕仁宗幼時每喜脫去履襪徒步禁中皆呼爲赤脚仙

人愚謂帝王之生或有所自來亦未可定第眞宗好道崇信異說宮人于仁宗見戲之時赤足以爲仙人之驗矣鑽木以爲燧人之驗矣此與附會天書同類不足信也

芝草

宋仁宗時無爲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眞宗東封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趙安仁獻芝草八千七百一本後欽若丁謂疊獻芝草皆數萬本建中時李仲文採芝至三十萬一本明世宗欲

用芝草入藥先後得芝無踰千本者其時有奸人王金于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濕之地以藥傅之芝榮五色隨藥而生委宛餘篇之所載也王丁所獻殆亦王金之術故其所獻如此多歟

天書

宋眞宗時天書見承天門之鴟尾王欽若請禪識者謂帝因欽若孤注之言恥澶淵之役而欲封禪以旨文也惟時王旦爲帝默受美珠之賜不敢異議禪事遂成惟孫奭曰天何言哉而有書也語盡

之矣或曰天書之事自古有然如水精之子繼衰
周而素王非以天書開夫子之始乎下世有一男
子名曰秦始王至于沙丘而亡非以天書計夫子
之終乎何獨至于宋而疑之愚曰宣聖之事當以
魯論爲正子不語神語怪天書非神怪乎且孫奭
天何言哉之語非即夫子之言乎夫子言之于前
孫奭又述之斷之于後不辯而識其誣矣

天津橋杜鵑

邵康節于天津橋聞杜鵑嘆曰天下將治地氣自

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杜鵑南禽也禽鳥得氣之先將有南人柄用天下自此多事矣後果應在安石以新法害世也愚謂天地之氣相交者也北而南南而北如人一身之流行未嘗少滯北而南不必治南而北不必亂也若以五行之理言之北陰幽也南陽明也陰幽之氣達南則當亂陽明之氣及北則當治矣何言之相反乎兆亂之機似不在地氣而在禽聲夫杜鵑怨鳥也五更啼血似訴國亡此不祥之聲矣應在半山始或有之部邪

精于推斷以數言之非以理言之也

月中人

宋吳曦夜獵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相似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而答之衆皆見之乃大喜反謀由此而決後竟受誅月誤曦耶亦曦蒙反念而妖見之殆自誤耳此猶明英宗時廣州盜黃蕭養者繫獄所卧竹床生葉自以爲瑞越獄嘯聚大肆猖獗後致取戮造物之顛倒奸邪如此同一轍也

江潮三日不至

天下之潮汐惟浙江最大勢若層巒稽天浴日水必應候故謂之潮信也南宋時元兵至臨安排營江滸人皆幸其必爲魚矣而江潮三日不至卒以取宋說者謂天之佑元愚曰非佑元也國家之氣恒與天地相關如人之病也色必不壯血脉必爲之不流天地之應于國家亦猶是也故北宋之變天星不照于汴京南宋之亡海潮不溢于江岸出于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然有以回天者不至此

而寡婦孤兒何知有格天之道哉

石人一隻眼

或問元順帝開河亦益人之事也何以得一眼石人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讖愚謂大功之興當存乎其人因乎其時如禹創城郭以衛民也民樂爲之秦皇之築城則築愁矣禹疏九河以利民也民樂爲之順帝之挑河則挑釁矣或又問一眼石人之兆何居愚謂爲人君者視貴思明石人則實其腹不能思矣滅其目畧于視矣不明之象也然何

以尚存一日曰順帝頗有小慧能作奇巧之器故謂之明不得竟謂之無明亦不得也是以存一日也一日不得曰明將敔有明之人而代之矣

角端

西印度有獸名曰角端高數十丈能作人語通萬國之言元太祖滅回回進次其地忽遇此獸大聲言曰此非帝世界宜速返帝異之問耶律楚材曰此旄星之精名曰角端天遣告帝不可違也遂班師或疑此事之有無愚曰宇宙之內何所不有夥

鵡而能言矣猩猩而能言矣角端不可言乎刱元時闢土開疆幅員萬里窮兵所至北斗居南天竺之區更爲異域卽無角端亦宜知止神獸示現殆有之乎楚材好佛之人信其無誑語也

蠹食誓詞

明萬曆皇三子生鄭貴妃乞憐于上欲立爲太子要上于大高元殿眞武神前設陳密誓御書誓詞緘玉盒中後廷臣敦請立皇長子旣立遣人于貴妃處索取玉盒封識宛然啟而視之所書之字已

經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上悚異而示貴妃妃痛哭稽首知出天意不敢怨上也

天開

天裂陽有餘也地震陰不足也皆災異之最大者然俗傳有所謂天開眼者如王旦幼見天開而姓名大書其上後乃爲相羊襲吉亦見天開樓閣嵯峨光照山岳是歲掄元明天順間臨洮陳鸞偶見天開有上帝袞衣端拱其中侍臣鵠立儀衛森然久之乃閉正德中楊州鄭姓啞人驚見天開稽首

急拜隨喚人觀而啞人忽善語矣此皆夜見者宣德間天忽晝開十有餘丈晴碧無翳望不可極歷未申二時而合愚謂天積氣也積氣有時而開此理之所有者乃于境中示象則幻矣且其瑞恒在一人又何隘耶要之其人適有吉祥故偶見此必如宣德所見乃眞境耳

日借天光

震澤長語謂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明月體本黑又借日之至陽而生明陽不足則日之黑暈

見月之晦明增減亦隨陽氣以為乘除也然月借日為光吾闢之矣日借天光未之聞也夫日入則晦日出則明似天以日為光矣愚謂天雖以日為光日卽天之光也雙丸代明陰陽相長一皆天地之氣又豈天自天而日自日乎別而二之隔一塵矣

日月之形

沈君括曰或問日月之形如丸乎如扇乎若如丸相遇豈不相礙乎曰如丸曰何以知之曰月盈虧

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矣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値而無礙程子云日月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日食月食

日月薄蝕聚訟紛紛宋潛溪論月蝕曰月本無光

藉日爲光其有蝕爲地影之所隔也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隔或寡或多故蝕有深有淺地與日月相當則食既矣此說似確故朱子以之示門人矣伊川論日食曰日月相照陰盛亢陽而不讓故有食之此春秋月食不書而日食必書書其變之大也華象新書曰月與日對望爲地所隔猶能受日之光故月當晦時其晃影依然可見此陰陽精氣之潛通如鎡之吸鐵銅之應鐘莫或見之此說尤妙以爲其相食也爲地球所障之言更上一層

樓矣

月影

月中有影俗傳桂樹之影蟾兎吳剛之影釋乘家言皆不足辯王半山曰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之影也其說本乎佛經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之影故蘇長公詩曰月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兎居俗說皆可屛皆祗是說而言之也或又曰月中凡黑者皆地之影白者皆水之影蓋水多於地故白多於黑也水受陽光光能明亮其言稍異

亦有可參

星隕

說者謂日秉天光月秉日光星秉日月之光是星本無光者矣乃考天官之書往往日食至旣白晝皆晦則羣星燦然似乎星自有光不藉日月者矣乃星之隕也有及地而化爲石者矣及地而化爲石者隕其質也徐用王曰星化爲石乃怪異之氣結成猶之彗孛之類本無是物偶爾成形此又通乎五星之變之說也

雷

或問雷霆所擊爲有心乎爲無心乎愚曰有無心者有有心者謂爲有心則隨地而起或緣草木豈草木有罪而誅之耶謂爲無心其擊人也或追求於隱匿之中或提擲之于空曠之地豈偶然而相遇耶然主無心之說者劉靑田之論也其論固辯愚謂武乙射天擊之無赦至有蜈蚣被擊而書白起者矣有牸牛被擊而書李林甫者矣此豈無心者耶爲無心之說者可以明天地之氣爲有心之

說者可以警児頑之心

天河

蒼蒼者天之色也而有天河界於其中相傳以爲此黃河之影也靈憲注曰水精爲天河謂星爲水之精也西洋之人以通遠鏡上窺天漢簇簇皆星如鄭位鬼尸叢叢相聚故說者遂以爲河漢之影皆星之光愚謂高天之上何處無星而此皆純白郎郎位鬼尸雖繁可見未嘗發爲白氣故謂爲星影則斷非也今觀院囿之間小水在地必倒射光

影于棟宇之間刓九曲黃河橫過大地無昭回之影上于天漢乎謂爲河影無可疑也

十二辰

或疑十二辰配物之說愚于松霞館贅言得其解焉子之屬鼠也以天開於子不耗其氣則不開鼠耗蟲也夜尚未央正得其令故屬鼠地闢于丑牛闢地之物也故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好殺者虎也取象于虎使人知敬畏也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含大陰故屬兎辰者三月之

卦羣龍行雨之時故屬龍巳者四月之卦草木茂而蛇得其所故屬蛇午者陽極而陰生馬健而不離地故屬馬未者羊嚙未時之草而茁故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如時將晦塞則異物游行故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會太陽故屬雞戌當暮夜則犬司戶故屬犬亥者天地渾沌之時人皆熟睡如果在核中亦如猪於飲食之外一無所知也故屬猪此亦異解存之以備討論可也

分野

趙韓王言曰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不在四裔斯言大謬愚嘗于欽天監觀混天球其體正圓諸星碁佈則知中外之間無所不徧矣豈有在有不在之異乎癸辛雜志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僅將畢昴二星管攝異域以爲踈誕愚謂二十八宿中國分配之矣其在異域亦各有占驗不必定執華夏天官之書以槩之也卽中原分野亦自不同如吳越在南而星紀居北魯在東而降婁居西衛在南而娵訾居北周處中而鶉火居南參錯交互

莫知其故一行曰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限而不主於州國斯言甚妙觀乎中國如此異域亦可以類推矣

地震

地以靜爲體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二氣相搏故有震也考之歷代傷害實多漢張衡有地儀鑄銅爲之八龍擐外金丸在口下仰蟾蜍如地將動龍吐彈丸蟾蜍張吻而接鏗然有聲預識震撼之

方無不驗者有此亦可預防其患惜乎其法不傳矣然有可以觀象而得之者晏子春秋云維星絕樞星散則地動信如所言責之靈臺之司亦可以爲預防之一助也

海市

天下最奇之事莫過于海市矣海市之外又有墟市化城海市在水者也墟市在陸者也化城在山者也皆能吐氣碧空結成樓臺宮闕動植飛潛之狀而海市之變尤奇千古難格其理愚謂天地謂

之造物山川人物皆于無物之時造而爲有天地之氣可以造爲有中之形亦可造爲無中之影舒乾坤之靈秀現奇幻之文章故水有之陸有之山澤之間無不有之如絲竹之吹而作聲椒蘭之焚而爲味其娛人之耳悅人之鼻皆在有無之中蜃樓諸境亦猶是也不可以意會乎

黃河清

黃河之清或以爲瑞或以爲災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黃河清天下平皆以爲

瑞矣漢桓帝時濟北河清裴楷上疏以爲諸侯欲窺市師之兆靈帝時河清兼旬郭璞以爲河本濁而變清此反常之象也金紹衛黃河清五百餘里以其事詔中外楊珪上書乃水性失真正當戒懼而反誇示四方所未愉也元順帝時河清帝慨然曰必有代朕者矣深有自知之明此以之爲災者也愚謂黃河千年一清亦天地之氣有乘有除之時適逢其時于有道之世謂之爲瑞可也于無道之世謂之爲災可也

疑塚

余嘗過漳河見土埠如山巍然相望土人云此曹操七十二疑塚也操自知罪大人必惡其骨餘故欲惑人耳目元人有詩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敖清江云老瞞毛骨豈眞葬其間哉奸雄欺人又墮其計吾恐其爲揶揄矣此甚有見愚謂曹瞞死爲骨計生爲身計夜臥會無定處嘗語人曰我睡中每能殺人愼勿相近一日僞寢有近之者

揮刃殺之白是人莫敢至其臥室此卽疑塚之故智也由此觀之其用心畏懼無刻得寧安得君子蕩蕩之樂哉狗彘之骨灰之不足洩憤疑與不疑不足計也

石鼓

劉侗人曰太學之石鼓有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篏金字陷金人剔取之言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

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文今剝漫自甲鼓數止癸鼓共有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今衡陽縣有石鼓一大覆鐘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也三代之銘制文德于彝鼎武功于鉦鼓故武成之記事也以策岐陽之記獵也以鼓

禹穴

楊用修曰太史公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遊吳越也探禹穴言

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禹穴在會稽作地誌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是有何奇辱子長之筆耶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洞杳深人跡不到儀封劉遠夫撫蜀修志訪古碑刻得二大字於苔蘚蒙密之中書曰禹穴蓋李白之所題也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則不勝其複矣

長城

史謂長城之築起於始皇抑不知不自秦始也趙簡子時已先築矣秦昭王時築長城於隴西趙代王亦築於陰山薔藉此以隄防中外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是恃則亦愚矣後之繼秦者因其成業而修補之不爲無功但秦本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疲民亡國徒爲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始按左傳楚滅陳爲縣則亦有先始皇而變封建者矣

周應令曰金陵何爲而名也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始王亦以是故埋金厭之靖安道間有埋金碑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金陵之名始於秦楚矣於此知熊商嬴政以愚黔首無能發其詐者以地有王氣將鑿山以泄其氣也驅其人以鑿山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使人有求金之心皆不愛其力不待驅而從也徧山而求之山之氣泄秦楚之謀遂矣吁熊商嬴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

耳山川融結天地之氣豈區區智術所能辯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年爲期晉元帝渡江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

河源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自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相連元征西域拓地四萬里世祖命都實窮河源在吐蕃西鄙有地幾百里有泉百餘道湧出如列星故蕃言火敦腦兒火敦言星宿腦兒言

海也楊升菴曰黃河之勢如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咢見其腹都實見其全體愚謂火敦腦兒固爲河之源矣然西域之西更不知其紀極或曰黃河之水天上來說雖難考理殆有之蓋洩於尾閭者自必運於天漢逝者如斯猶人週身血氣上達泥丸下交氣海有必然者然禹貢所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蓋就九州以內疏鑿所及者言之不及詳其外者既不暇又似不必故等之存而不論也

五湖四瀆

五湖向傳洞庭青草鄱陽彭蠡太湖是也而吳越春秋謂五湖者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是也酈道元水經注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在太湖之東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一言得之不然范少伯乘扁舟泛五湖豈盡洞庭彭蠡諸區而徧涉之耶說苑四瀆何以視諸侯以其能通百川于海故視之也淮以北則河爲大淮以南則江漢爲大唐貞觀時上問

許敬宗曰濟水微細而亦稱瀆河也對曰瀆者獨也言其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此爾雅之言不必拾濟而更尋一水以足四之數矣

浙江

葉夢得避暑錄謂桑欽爲水經載天下之水甚詳而於兩浙獨畧名浙江爲漸江謂其出三天子都蓋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據耳山海經注三天子都在彭澤余意漸字卽浙字欽誤分爲二耳酈道元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

是也愚謂桑囷訛矣葉以鄱說爲是亦未是也丹陽近揚子淛江今名浙江西承流於徽嚴南湖源於衢婺巒中二字何混雜而無考乎且苕霅諸溪古今稱勝水經俱不及之其缺於東南者多矣執經而問恐誤人以造途者由是書也有識者宜爲補而正之

錢唐

錢唐江錢塘二字或以爲爲吳越王所築因其國姓故名錢塘或謂以錢易土捐錢築塘故名錢唐

不知二字之來舊矣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名今唐字加一土旁俗所增也非故名矣爲考正之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讀之者不知其說及讀後漢書跋涉懸度之注而知之葢溪谷不通以繩相引獨孤及招北客辭筰復引一索其名爲筰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也蜀中松茂之地皆有此橋河

水險惡不可方舟植柱兩峰繩絙其中繩上貫一木筩所謂橦也欲度者縛人橦上自以手緣索而行達于彼岸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獨孤及以十七字寫之西域傳四字盡之洵簡妙矣

温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謂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愚謂温泉固有之矣寒火亦未嘗無也聞之蕭丘有涼焰矣其光上熾不問晝夜草木遇之而向榮如故也鳥獸遇之而咸若如故也樵牧

履之而衣履如故也惟其寒也故不灼也然泉之溫也以下有硃砂礬石故變其性此易知也獨火之寒其故難解葢陰陽之氣互相倚服地中有火其下或凝作堅冰化爲晶魄則火氣鬱勃無所蘊藏遂致炎上兼陰氣而出也故不熱而寒此與溫泉之理正相對照殆可格而知也

潮汐

水無有不下潮汐能自下而上此事之至異者也山海經以爲海海䲡出入之所爲也藏經以爲神龍

之變化也夫龍與鰌誠能興濤鼓浪然何能一刻不爽乎耿伯宣謂地氣升降之所致也夫晝夜之間大地山河豈有震動不寧如是者乎善乎邵子曰此天地元氣呼吸之所爲也一言盡之矣或言潮之升降有應長短星者有應月者愚曰此皆是也滇黔兩粤之中溪泉之水有一日三潮者有一日百潮者此則應星者也瓊海之潮有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此則應月者也若夫一晝一夜一往一來此誠應天地之元氣所爲諸說紛紛俱可廢

而不道也

誤書古事

日知錄載墨子文王舉閎天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于江蠡未嘗有流江之事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爲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叔敖未聞有去相之事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受車裂之禍必蘇秦之誤也易明貞艮得願微子

解因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愚謂寧人爲古人致辨此古人所賴有後人也

物有不易格者

格物致知謂當即物窮理而亦有理不可窮者如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斵石石腹中有石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不識何緣在其中也唐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事又東觀餘論潯陽

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乃碑視之王逸少書
頭眩方人皆不解其故黃長睿謂埋沉旣久堅土
裹之或變爲石說亦近理然觀王文秉破石而得
金蠶杜綰破石而得活魚則又非理所能解者也
愚謂造物弄奇存而不論可也